

死城郭封疆皆能如此則此有金城也何在嶮乎宜免行旅陷溺之患已

小濱侯

酒井忠勝

令子弟學文武之藝唯禁演劇教戒曰

此非莊士大夫之事朱儒狎徒為之但備觀耳豈以謾戲瀆表冠乎尾張侯嘗饗侯酒酣令世子起舞侯跪止之曰此非世子之事請止之宴罷出謂尾相成瀬某集人正曰演劇多鬼神浮屠之言甚不經也非所

以涵養德性夙成岐嶷者宜禁之

橫須賀侯

井上忠利

在藩年大旱有司將振貸之上其計

一作就

簿侯一日乘筭巡城外還出茅塹曠然如枯索示有司曰旱如此當益簿有司乃增五百金救澇之民大悅

島原賊起使板倉重昌征之中炮死遣川越侯松平信綱代之彌年不克會津侯公之庶弟也命襲保科氏大度

明哲有公之風人皆稱之說者皆謂若賊不平則任在會津侯衆指目焉于時公召之皆曰討征之命而命之歸藩衆皆愕然侯歸藩會奧白石郡之民怨郡吏而黨畔吏懼鼠竄于江戶隣國蠢動侯使有

司某誘畔民、有司受命密至郡、聚畔民謂曰、吾侯之
總惠也、世之所稱、且公之親也、請無所不得、幸近
在會津、常惡郡吏聚斂之刻、今衆民陳吏之刻薄而
懇之、則無不如意、皆喜而從之、復教之曰、唯里長一
二豪傑俱徃耳、必勿麇至、皆諾、有司先歸、乃里長豪
傑百餘人密至會津訴之、候發卒盡拘之、即日刑殺
諸城下、汙血為河、隣國之民不寒而栗、東奧安定、而
後告之江戶、說者皆謂不告而專殺之、侯之罪當髡
爵削封、明年朝于江戶、公執其手曰、自今以往、天

下之事、汝所善者則行之、所惡者則廢之、雖徑為而
可也、勞賜有加、於是衆意解

島田守利正彈剛直鑑氣風生、無所回避、嘗朝會諸執
政、憂穀翔貴議之、守利遙中其說曰、執政大臣有貴
庚者、何得不貴乎、皆驚曰、孰乎、曰小濱侯酒井忠勝是也
侯召其宰問之、對曰、無之、守利正色進曰、某月某日、
買菽數十石、縱為馬食、亦何如此其多乎、侯笑曰、然、
此我過也

堀田正信、在淺草省其父正盛于西宮邸、日視其膳、

雖風雨未嘗不至焉居試騎射都肄刺伐之伎平晝
之志存報國矣嘗造舅小瀆侯酒井忠直盛陳其志侯盧
胡而笑曰止是我宰之為耳列侯大臣所以報國輔
化者不可如此其小也因引大體冷之大服之

正就一作
橫須賀侯井上忠利在藩與客圍碁忽言賊民起轉入城

中中外如沸宰等皆驚侯自若不顧焉報曰公郡
吏某帥卒結束出請進退之命侯使人對曰還守其
郡勿動民畧復與客爭著城中益懼少焉果訛言也
侯徐斂子召其宰曰夫賊民之起也當有漸何如此

其遽乎少者猶可也子等長大而關國家之事何其
無俚乎宰皆慙服

正保中世子幼聞侍臣語流宅之艱食而往往有
致死者意哀之嘗請公曰流人之中亦有遭赦而
還者豈使之餓而死乎願輸其陳粟賜之公悅即
善哉用之為孺子之始政乃施行之

慶長中璽書賜百萬石於奧侯政宗後侯數上疏請之
皆疏寢不下及慶安中公幼踐位奧侯綱復請之
執政怒俟阿部等憂之彥根侯井伊直孝曰是無何也我

一作
忠宗直孝直登

請任之乃造奧侯侯謝疾強見之謂曰大國有先君之璽書願驗之乃示之盥漱讀之顧謂奧侯曰噫誰謂之不真乎竊思先君賞大國者其意豈止此乎故公意亦然今夫以足下觀天下何地容此大封疑其贗者僕詣明之願賜之即挽裂之手斂視歸而迄辭氣凜然無敢牿視者遂還復命衆驚目之

慶安中世子冠新爵亞相朝楓山宮公欲令三

侯

紀侯尾張侯水戶侯

從之執政朝宣告之紀侯故為亞相曰

寡人自幼好武未學禮不知使舊位之人從新位之後者抑是何禮請敢教之諸執政皆側目無敢答者川越侯松平信綱進對曰否非從後之謂公寵世子欲令三侯同朝于廟耳紀侯不得已而從之

慶安中公薨後宮皆哭聲聞于外禁之不止川越侯松平信綱召母語之曰公喪秘未發恐一旦有反挾之寇嚙謫于蕭牆之中者後宮一人能得免乎即止忍侯阿部忠秋為執政時道遭棄兒輒收養之男為臣女嫁之故窮餓之人抱子望其行有司惡之諫焉侯曰

孤也辱任人政至令天下如此豈非我儕之罪也矧受人之孤託而舍之乎為空倉廩亦我所不辭也終不聽

慶安中高槐侯永井直清守浪華福知侯稻葉紀通有叛聞執政阿部重次對馬守在浪華召而欲驗問焉板倉重宗為京兆尹以為關西之政吾所仔肩治之于京重次曰吾辱執政之任適在斯於治之何有遂相爭候至謂重次曰諸君過矣夫京兆之職在保王室浪華亦關西之咽喉不可以召叛人公令我族尚政居

淀城
一為城
伏見

淀城以間兩都蓋有所備乎不若治諸淀城皆曰可

使將敷會福知人來告其自殺之狀乃罷

慶安中有叛黨者驗問之未竟川越小吏口侯松平信綱曰吾知之請告之侯曰默事有急焉即令吏移書告諸執政曰酒井空印有河魚腹之疾甚潰宜速集牛籠敢告皆大驚即集侯曰有奴隸首變者是天下之事豈私聽之乎故託主人之疾召之耳請勿疑乃召其人驗問之其敏捷如此

承應中諸執政朝會川越侯松平信綱曰臣竊思古今之

傾賤無不_由苞苴自今以往所私繼微者有如白日皆誓忍侯阿部忠秋獨笑于列曰諸君當爾於我固無之何又更誓皆赧然

明曆三年丁酉正月風甚折大木蜚大屋塵埃四起沙礫擊面都下有災蛾乎周都小瀆侯酒井忠勝老牛籠即使人走于郊外大買糴災後穀暴騰踴乃輸糴於廩人以故得食贍

明曆中災公欲避火于東台執政皆善是議會津侯曰公駕一出于城外則大生民心不若避于楓

山宮公從之人稱其固守

明曆中災先隊長某帥卒衛外門火已延公宮內外道絕失公之所在矣於是小瀆侯酒井忠勝老牛籠以為公匿焉驅赴之至則詣與干振侯告無之而猶疑之環邸守之亦不禁焉及災止乃知公在振山宮謝告去之後或問之侯曰倉卒之間無乃有姦人而窺覲非望者乎故我欲誤其耳目而已

明曆中災火延于後宮燭御號泣不知所之川越侯松平至即令吏反闔席接于西宮使之循而出

三事行錄 卷之二

二十一

專虎生

去以故無一人迷惑者。

明曆中、稻葉某伊勢守于駿、其宰安藤某甚五右衛門與嬖童松永某喜内私通、恐事覺、竊令之夜以其七首斬之、偽為自殺之狀、部下之長久世某宇右衛門等、詐視其尸、手脫七首、非自殺者、告之江戶、令以其家衆囚於小田原侯正則、與親戚使參治焉、其宰曰、寡君性褊、且亡愛女、怖甚、遂狂易致之、潛焉泣下、衆皆淒然、數日不能得、一日皆集、侯曰、數日而不得、又無若之何、議限今日、濱松侯太田資次尚少進曰、已至于斯、不可復

讓長者也、侯喜曰、善哉、如何、曰、其宰可疑耳、何則、未聞私窮治、熱御嬖臣、而唯謂之狂病、且宣揚其君之褊心、以露其醜、每問之、涕泣言之、衆為所動、抑者彼涕無從乎、我請驗之、親問其宰、對如初、乃問家衆曰、宰所善者為孰乎、衆曰、其左親善者、無若松永某也、即囚之、面窮治其母、猶不服、小田原侯使人謂其宰曰、子手書與松永某曰、事已發露、當實之、其宰不肯、其人曰、子若無他腸、則書之、示何害、若不告、反受其咎、雖書之、與之松永某、某忿邑泣且怒曰、鑿粉七尺、

我心甘之、豈思彼人不信。允叢之二人遂服其罪、衆

皆稱濱松侯。

川越侯松平信綱卒、遺言曰、以駕材負重任、獲全首領沒于牖下、又何憂悔、唯有一過寵榮耳。

武時一為

寬文中、峽侯好酒、酗虐手殺無辜、其臣根津武則右宇門衛憂之、數極諫之不聽、方飲復諫、侯不悅、嬖童植村某近右曰、老臣之言可聽矣、請少止酒、侯勃然皆溢、叱曰、已厭老夫之言、然況汝乎、拔佩刀橫斷之、顧羣臣曰、佳殼宜飲、引滿復飲、武則進曰、生亦諫、死亦諫、豈

可以已乎、侯大怒、遂殺之、其夜將寢、武則儼然盛服在旁、諫之如生時、彌旬不止、於是侯感其忠精、克己矯性、禁酒修行、祭諸殺死者、厚賜其子孫、祀武則于駒籠、後寶永中、褒顯其忠烈、命祀之、今猶存焉。

牛込某

忠左衛門

除長崎尹、將赴辭執政板倉重宗曰、予

聞長崎之地、蠻舶輻湊、交易珍奇、姦猾奸蘭、吏汙贓賄、且也懷來遠人、招撫異類、實九州之大鎮也、僕不敏、不能盡犬馬之心、恐斧質踵後、願得一言、奉之周旋、重宗曰、善哉、予少為京兆、先人戒我曰、夫為吏者

之失、常在掩不斂、一人掩之、則下皆效之、禍莫甚焉。
我奉此言、夙夜戰栗、銘之肺腑、故以負衆之才、幸免
折足之辱、請竊僭仁者之號、以此言贈之、可乎、某拜

誓首曰、請刻諸骨、

岩櫬侯青山忠俊以數直言忤旨、坐事免、令其子宗俊守以三千石中為大番帥、於是小濱侯酒井忠勝新用事、候以為煩已、意怠之、實不然矣。後公思侯之忠、命宗俊曰、如汝父輔我、復以孺子累汝、封之于信小諸四萬石、後寬文中、撰浪華守、難其人、小濱侯已老號空

印、公召問之、對曰、青山忠俊輔匡、先君可謂忠矣、宗俊亦有父之風、願令伸眉于此舉、以彰其父之忠、乃命之為浪華守、拜出、忍侯阿部忠秋謂之曰、我數年之懷、不若空印一朝之言、心懸之、小諸侯乃造牛籠謝之、空印曰、岩櫬侯之忠、公欲賞之者久矣、足下之任、公所鑒拔、不佞不與、奚以謝為、卒不受。

小濱侯酒井忠勝致仕、謂其子直曰、林野某、宗左衛門雄豪好氣、當屈焉、惠見某、太兵謙讓易退、當進焉、張弛汝轡勒、冀御之、令二人克盡其材、而無齷齪、則足以

委托之方、寔得
之可為後規

致遠矣。命林野某曰：我子壯也，與我不同，慎勿較。恐得罪，又命惠見某曰：我子孺也，隨便從事，摩厲矯拂，勿敢偷儒。

烏山侯板倉重矩襲父封，居本所，抱甕灌園，從容自得。不求聞達，不事權貴，時以菜蔬贈之已。人以為簡矣。令野間三竹書咬菜二字，扁之齋也。於是小濱侯酒井忠清用事，士爭趣之。侯獨耳其父之言，數訪小濱侯，存問腴渥。旣橋侯亦異之。寬永中，舉之為浪華京橋守。寬文中，辟為執政，自在浪華，及為執

政，所在常以其扁揭之。三竹問之，侯曰：方得食之時，不忘咬菜之約，庶幾免刑戮已。

旣橋侯酒井忠清為執政，公忠蒞籍，舉烏山侯板倉重矩佐倉侯田忠昌為執政。渝祓甲斐庄正親飛彈北条氏平、安守皆其力也。

武田信英越前守為大番帥，峽之裔也。土浦侯土屋數直其先昌惟宗藏累峽主武田勝頼于天目山，峽之忠臣也。以舊君之故，敬重之，請饗信英，設盛膳。親薦其羞，固執君臣之禮，每春如此。